

張翰破琴而哭顧榮

晉書

顧榮字彥先，仕晉元帝為安東將軍。嘉興伯榮好琴，及卒，家  
人常置琴於靈座。吳郡張翰哭之慟，既而上牀，撫琴數曲，撫琴  
而歎曰：「顧彦先復能賞此，不因又慟哭不弔喪、王而去。」

郭璞哀傷陳迹

晉書

郭璞字景純，為東晉大將軍王敦記室參軍。潁川陳迹為大將  
軍掾，有美名，為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根  
焉知非福？」未幾，王敦難作。

何充歎亮埋玉樹

晉書

庾亮成帝時拜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假節。亮固讓，開府乃  
遷鎮武昌。會寇陷邾城，毛寶赴水死。亮陳謝自貶，詔復位，尋拜  
司空。亮又固辭，不拜。自邾城陷，憂憤發疾薨。時年五十二，追贈

太尉謚文康。喪至車駕親臨，卒葬永昌公。將葬，何充歎曰：「埋  
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

王祥悼子

晉書

王烈王芬並幼知名，為父祥所愛。二子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  
葬舊土。芬欲留葬京邑，涕流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  
也。惟仁與達，吾二子有焉。」

徹之歎弟人琴俱亡

晉書

王獻之死，兄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  
捨。歎曰：「嗚呼！子故人琴俱亡矣！」因頓絕。

王珣哭謝安甚慟

晉書

王珣兄弟皆謝氏婿。以猜嫌致隙，太傅謝安與珣絕婚。珣聞安  
薨，便出京師，詣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驚曰：「所望於法

護王於是直前哭之甚慟

王導來悅音書

悅與父道語以慎密為端導送臺及行悅未嘗不送至車後  
恒為母曹氏裝斂箱篋中物悅亡後導還臺自悅常所送處  
至臺門其母長封作篋不忍

伎開

文帝歎弘微之才

南史

李興字安宋文帝即位轉左將軍元嘉十年卒文帝歎惜

葬昌黎縣崇仁向謝弘微墓

年踰四十名位未盡美才此

齊武帝憲懷

南史

字彥升為新安太守卒

武帝聞問方知西苑

故人於驛惡不因心

自曰任昉少時嘗惡不滿五

歲四十

昭襄太子

魏字威明梁武帝時爲司空  
子中庶子尋為吳郡太守卒

國寶子出點

曰工底明風韻通上神姿栗映  
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力掩坐  
含笑寒蓋復悼王生俱往之傷

信非虛謠

唐太宗辰日哭公

二言

裴公諱字叔徵唐太宗貞觀初代州舉善得第累遷太子率府胄  
顧終可取於人帝然所謀攻破定襄敗韋馮三謂殿中侍郎  
國公故秦州刺史于官帝將出次哭之有司奏曰在辰不可  
帝曰君臣父子也情感於內要有所避遂哭之

元德秀死族弟哭之慟曰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吾哀之以戒荒淫之徒

金世宗哭宗幹全文

宗幹本名幹本太祖庶長子也進太師封梁宋國王入朝不拜策杖上殿仍以杖賜之宗幹有足疾詔設坐奏事無何監修國史皇統元年賜宗幹輦輿上殿制詔不名上幸燕京宗幹從有疾上親臨問自燕京還至野狐嶺宗幹疾亟不行上親臨問語及軍國事上悲泣不已明日上入后同徃視后親與宗幹饋食至暮而還因赦罪囚與宗幹櫬疾居數日薨上哭之慟輒朝七日大臣死輶朝自宗幹始上致祭是日庚戌太史奏戊亥不宜哭上不聽曰朕幼冲時太師有保傅之力安得不哭哭

製造竹下諷嘯良久樂上還上京幸其第視演事及喪至上京門徽之賞之盡懼而祝之

二但嘯咏指竹曰何財尊尚一事者

王恭臨

王恭字孝伯孝武帝四碑晉書

佛道脩營佛寺務在中嘗乘一馬著連靴鄣泥前有水終不肯刑猶誦佛經自理鬚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以致此但令百代後戰書晉書

張陳尸卷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謂其子陳尸崧者劉秘世所希有著志在華所由是博物洽

琰之射

李琰之字長仁後魏

履尚不同晉書

以儒素自業而每

好屐明帝時人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

三州之後大好射獵

至屢嘗不盡錢而卒無以蓄皆後續男宣

唐太宗

院正見西晉書卷一百一十一曰宋高皇帝當

唐太宗有王羲之真

要於走牋不無分

古昔蘭亭為最善財

愛戴

還以玉匣貯藏

稽內史性靈誠之善者有孤居姥養

李靖祖

靖十數乘輿亦往戲焉竟悅固之

王濟

王濟晉武帝時

王濟云此必是惜

王濟云此必是惜

張華

張華惠帝時人雅

張華

張華惠帝時人雅

机篋嘗從居載書

机篋嘗從居載書

本以取正焉天下

上行殯

聞世無與比

猶北史

阮祖孝莊帝時累荊州刺史兼尚書左僕

祖約性好財阮孚語人言吾家世將種猶有關西風氣

之意未詳評或萌。後蘭亭書事文類聚

之書亦能平章有之。變蘭亭書事文數聚  
幾署。寂呻詒基。開寶三十六百底率以一

等上履祚色甚除頓三千六百緝革以一丈二尺爲輶室

王羲之，字子敬，東晉時人也。性好服食，不輕與人。嘗與人書云：「卿若欲識我，當以清心靜思爲之。」

嘗嘗下未能得遂。○  
唐書

歎曰又山陰之佩筆以木為管攷於

道士云為寫道德  
TAIWAN

王子敬書

王徽之穆帝時人。字子雲。中書令。後封始興縣伯。體弱有溫  
LIBRA

CENTRAL

AL GEN

卷之三

讀書處自立齋知後事  
卷之二

卷之三

國寶

誰自聖教啟之

卷之二

南歸時鍾惠之而歸南奔之愛之至深也

漢王之子，有能立功者，皆為侯王。此其比擬也。

金匱一書，一日全人。溫病之學，亦不外乎此也。

子言之故知其非也

好  
卷

卷之三

平定回疆方略

猶子暇愛於衛君，與之言而智者多采其說。子  
晝夜往告之，彌子取獲鷺，子晝謂之曰：「子  
之故犯刑罪矣。」君遂棄國而歸。子晝謂之  
曰：「愛我而忘其口昧及猶子，可見也。」子  
晝歸吾車，又嘗食我以餚，使吾知其誠也。  
後獲罪者，必指之曰：「愛我者也。」

卷之三

清獻公集

冬陽西暮  
寒風急  
雨  
RATY, TAW

處變

能處事變得真宜

棄疾自縊左傳

襄公二十二年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至郢也一  
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五  
人治其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  
知也國相討焉爾其庶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齊  
侯亦不立王遂殺子南於朝譖觀起於四竟于南之墮  
疾請徙子西尸於朝曰君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  
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  
卒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

晏子不與國難 左傳

魯襄公二十五年夏崔杼弑其君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參  
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亡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參  
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  
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  
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誰  
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  
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子產不從鄭兄弟之召左傳

魯襄公三十年秋七月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參  
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  
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顏介  
于築席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于庭

四月葬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  
而哭之歛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闕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  
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

荀或果決見郭貢後漢

荀或字文若獻帝時丞相曹操東擊陶謙使荀或守甄城任以  
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操而沿迎呂布布既至諸城悉應  
之邈乃使人誘或曰呂將軍來助吾使君擊陶謙宜亟供軍實  
邈知邈有變即勒兵設備故邈計不行豫州刺史郭貢率兵數  
萬來到城下求見或或將往東郡太守夏侯惇等止之曰何知貢  
不與呂布同謀而輕欲見之今君而一州之鎮往必危也或曰  
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今來速者計必未定及其猶豫宜時說之  
邈不為用可使中立若先懷疑嫌彼將怒而成謀不如往也貢

既見或無懼意知城不可攻遂引而去或乃使程昱說范東阿使固其守卒全三城以待操

庚袞率衆備賊

晉書

庚袞字叔襄。晉孝惠帝時為潁川功曹。齊王冏之唱義也。張泓等肆掠于陽翟。袞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是時百姓安寧。未知戰守之事。袞曰：「孔子云：『不教而戰，是謂棄之。』」乃集諸群士而謀曰：「二三君子相與處於險境，以安保親尊全妻孥也。」古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為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衆曰：「善。」今日之主非予而誰？袞默然有間，乃言曰：「古人急病讓夷，不敢逃難。然人之立主貴從其命也。」乃誓之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暴鄰無抽屋。無樵採人所植。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戮力一心。同恤危難。衆咸從之。於是峻險阨杜，堅徑脩壁塉樹藩障，考功庸

計丈尺，均勞逸，通有無，繕充器備，量里力，任能物，應其宜，使邑推其長里，推其賢而身率之。分數既明，號令不二，上下有禮，少長有儀。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及賊至，袞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毅然不動。且詰焉，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時人語曰：「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其庚異行乎？

高歡圍洛周不果而逃

北史

魏孝明帝孝昌元年，柔玄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齊神武帝高歡乃與同志從之。醜其行事私與尉景、段榮、蔡儻圖之。不果而逃，為其騎所追。文襄及魏永熙后皆幼。武明后於牛上抱負之。文襄屢落牛歡彎弓將射之，以決去。后呼段榮求救，賴榮速下取之以免。

彥和秘喪

北史

魏彭城王勰字彥和少而岐嶷姿性不群魏孝文帝時齊將陳顯達內寇孝文帝乃親討之詔勰都督總攝六師帝至馬圈疾甚會齊將陳顯達始奔遁時孝文帝崩于行宮慮問凶泄漏遏秘喪事獨與右僕射任城王澄及左右數人為計奉遷於安車中勰等出入如平常視疾進膳可決外奏累日達寃城乃夜進安車於郡聽事得加欵饗還載輿輿六軍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宣武會駕行宮至魯陽乃發喪行服宣武即位勰跪授遺敕數紙咸陽王法曰疑勰為變停於魯陽郡外父之乃入謂勰曰汝非但辛勤亦仁義至極勰恨之對曰兄識高年長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喜曰汝恨吾後耳

羊烈告辭

北史

羊烈字信卿少通敏慧孝昌末烈從兄侃為太山太守據郡起兵外叛烈潛知其謀罕懼家禍與從兄廣平太守敦馳赴洛陽告難朝廷將智囊見列傳入云譬如斬手全軀所存者大故爾豈有幸從兄之敗以為已利乎卒無所受

傅伏降周

北史

傅伏少從戎北齊後主時以戰功稍至開府永橋領人大都督周武帝前攻河陰伏自永橋夜入中潭城南城陷被圍二旬不下救兵至周師還後除東雍州刺史周冠晉州執行臺尉相貴招伏伏不從周冠并州遣韋孝寬以伏子世寬來招伏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即給告身以金馬腦二酒鍾為信伏不受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為臣不能竭忠為子不能盡孝人所離疾願

即斬之以彌令天下周武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臨汾召伏伏聞齊後主已被獲仰天大哭率衆入城於聽事前北面哭良久然後降周武見曰何不早降伏流涕曰臣三世衣食齊家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武親執手曰為臣當若此朕平齊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助以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引與同火令於侍伯色宿衛授上儀同敕之曰若即與公高官恐歸投者心動勿慮不富貴又問前救河陰得何官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武帝謂齊後主曰朕前三年決意取河陰正為傳伏不可動公當時賞授何其薄也

敬德勸秦王決計唐書

蔚遲敬德見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計日急入白秦王世民曰大王不先決社稷危矣王曰我惟同氣所未忍伺其發而後以義有疑非智臨難不決非勇今兵悉入宮被甲尚何辭王乃令敬德往諭房玄齡等入議司徒隱太子死敬德領騎七十趨玄武門王馬逸墜元吉將奪弓敬德馳叱之遂射殺元吉府兵戰不解敬德以二首示之乃去時高祖泛舟海池王命敬德待不解甲趨行在帝驚曰今日之亂為誰爾來何邪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陛下不安遣臣宿衛帝悅敬德請帝手詔諸軍聽秦王節度內外始定

李石善安變亂唐書

李石字中玉唐文宗時擢為中書門下平章事有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明道路妄言兵且至京師譙走塵起百官或譖

而騎臺省吏稍稍遁去鄭覃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宜亟湏其定  
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  
治簿書沛然如平時里閭群無賴望南闕陰持兵俟變金吾大  
將軍陳君賞率衆立於仙門內使趣闔門君賞不從日入乃  
止當是時非石鎮靜君賞有謀幾亂

李石被忌嫉辭位唐書

李石字中玉唐文宗時為中書侍郎宦官仇士良等疾之欲  
加害石石將朝騎至親仁里祖盜發射石傷馬逸盜邀斫之  
坊門絕馬尾乃得脫天子駭愕遣使者慰撫賜良藥始命六  
軍衛士二十人從宰相是日京師震恐百官造朝纔十一石  
因卧家固辭位有詔以中書侍郎平章事為荆南節度使

無逸鮮帶授追騎唐書

皇甫無逸為右武衛將軍楊帝幸江都詔居守洛陽帝被弑乃  
與段達元文都立越王侗及王世充篡無逸棄母妻斬關歸唐  
公追騎及無逸顧曰吾有死終不能同尔為逆解金帶授之地  
曰以與尔無相困騎爭下取由是獲免

克用縋門還軍

五代史

李克用追黃巢至宛朐不及還過汴州休軍封禪寺未全憲  
饗克用於上源驛夜酒罷克用醉卧伏兵發火起侍者郭景  
銖滅燭匿克用牀下以水醒面而告以難會天大雨滅火克用  
得從者薛鐵山賀回鶻等隨電光縋尉氏門出還軍中七月至  
于太原頌其事于京師請加兵於汴遣弟克脩將兵萬人屯  
于河中以侍唐僖宗和解之

王殷定亂

宋史

王駿字總之宋仁宗天聖初駿知益州戍卒有夜焚營殺馬  
齊軍校為亂者駿潛遣兵環營下令曰不亂者飲手出門無  
所問於是衆皆出命軍校指亂者得十餘人即戮之及旦  
人莫知也其為政有大體不為苛察蜀人愛之

## 遭謗

遭人誣謗者

盧詢祖才敏致嫉北史

盧詢祖龍祖爵大夏男有術學文辭華美為後生之俊舉秀才  
至鄴趙郡李祖勲嘗宴諸文士齊文宣使小黃門敕祖勲母曰  
蠕蠕既破何無賀表使者待之諸賓皆為孝詢祖俄頃便成其  
詞云昔十萬橫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不  
歸時重其工後朝廷大遷除同日催拜詢祖立於東止車門外

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解理可觀詢祖初襲爵有宿德朝  
士謂曰大夏初成詢祖應聲曰且得鳩雀相賀天保未為築長  
城子使自負其才內懷鬱快遂毀容服如賤役者以見揚情憎  
曰故舊皆有所繫唯大夏未加虜分詢祖厲聲曰是誰之咎既  
至恨所作築長城賦以寄其意其略曰板則紫柏杵則木瓜何  
斯材而斯用也草則離離靡靡緣岡而殖但使十步而有一芳  
余亦何辭間於荆棘邢邵常戲曰卿小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  
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惕懼見丈人蒼蒼在  
鬢差以自安邵甚重其敏贍既有口辯好臧否人物衆共嫉之  
言其滛於後妹宗人思道謂曰大夏何為招四海議詢祖曰骨  
肉還相殘何況執玉帛者萬國與思道俱為北州人俊魏收揚  
舉思道而以詢祖為不及詢祖謂人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

毛知逸勢冲天者翦其翹翫既諸謗毀日至素論皆薄其為人

彥章被讒 五代史

王彥章素剛憤梁日削而嫉趙巖等所為嘗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巖等聞之懼與段凝叶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為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已書未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疑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為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勅彥章不恭勒還第

趙世延久獄見原 元史

趙世延字子敬仁宗延祐五年拜四川行省平章政事世延議即重慶路立屯田物色江津巴縣閑田七百八十三頃摘軍千二百人墾之歲得粟萬二千七百石明年仁宗崩帖木迭兒復居相位銳意報復屬其黨同志道誘世延從弟胥益兄哈呼訐告世延罪逮世延置對至燕路遇赦世延以疾抵荊門召就醫帖木迭兒遣使督追至京師俾其黨黑燉煉使成獄會有旨事經赦原勿復問帖木迭兒更以它事白帝繫之刑曹逼令自裁世延不為動居囚再歲胥益兄哈呼自以所訴涉誣欺亡去中書左丞相拜住屢言世延亡辜得旨出獄就舍以養疾先是帝獵北涼亭顧謂侍臣曰趙世延先帝所尊禮而帖木迭兒妄入其罪數請誅之此殆報私怨耳朕豈能從之侍臣皆叩頭稱萬歲

遇難 遭遇患難者

蔡邕髡鉗逢義人得不死

後漢

蔡邕字伯喈漢靈帝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臣陽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自陳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陽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為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四十万以其實情戒邕故每得免焉

臧遇趙倫之禍

晉書

臨淮王臧字敬文愍懷太子之子也惠帝永康元年四月立

為皇太孫以趙王倫行太孫大傅五月倫與太孫俱之東宮大  
孫自西掖門出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到銅馳街宮人哭  
侍從者皆哽咽路人投淚馬糞復生于西廂太孫廢乃枯  
寧元年正月趙王倫篡位廢為濮陽王與帝俱遷金墉尋  
害

懷帝遇劉曜之難

晉書

晉懷帝永嘉五年劉曜王彌入京師帝閉華林園門出河陰  
蘿池欲幸長安為曜等所追及曜等遂焚燒宮廟逼辱妃后

成帝遇蘇峻之難

晉書

晉成帝咸和三年蘇峻戰于西陵王師敗績司徒王導右光祿  
大夫陸曄荀崧等衛帝於太极殿太常孔愉守宗廟賊乘勝  
麾戈接於帝座突入太后後宮左右侍人皆見掠奪是時太

官唯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百姓號泣響震都邑

子隆無故被明帝所殺南史

齊隨郡王子隆字雲興武帝第八子也性和羨有文才娶尚書令王儉女為妃武帝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東阿也永明八年為都督荊州刺史隆昌元年為侍中撫軍將軍領兵置佐延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故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使徐嗣伯合蘆茹丸以服自銷損猶無益明帝輔政謀害諸王武帝諸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見憚故與鄱陽王鎬同夜先見錄文集行於世

梁武帝被侯景所制而崩南史

梁武帝既為侯景所制雖上蒙塵齋戒不廢及疾不能進膳盥漱如初皇太子日中可朝每問安否涕泗交面賊臣

侍者莫不掩泣疾久口苦索密不得再曰荷荷遂崩賊松之太子問起居不得見慟于闇下

大器臨難神貌怡然

南史

蕭袁太子大器字仁宗梁簡文嫡長子也立為皇太子大寶二年八月侯景廢簡文將害太子時景黨稱景命召之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乃指繫帳竿下繩命取絞之而絕時年二十八太子性寬和兼神用端凝在賊中每不屈意左右竊問其故答曰賊若未見殺雖復陵懾呵叱其終不敢言若見害時雖一日百拜無益於死問者又曰官今憂逼而神貌怡然未喻此意答曰吾自度必死何能以無益之秘橫憂必死之命

梁元在幽賦詩受死 南史

梁孝元帝在幽逼求酒飲之製詩四絕其一曰南風且絕唱  
西陵最可悲今日還萬里終非封禪時其二曰人世逢百六  
天道異貞恒何言異樓蟻一旦損鷗鵬其三曰松風侵曉哀  
霜芬當夜來寂寥千載後誰畏軒轅臺其四曰夜長無歲月  
安知秋與春原陵五樹杏空得動耕人梁王營遣尚書傅準  
監行刑帝謂之曰卿幸為我宣行準捧詩流淚不能禁進土  
囊而殯之

梁元帝被蕭詧辱南史

梁元帝承聖三年十一月辛亥魏軍大攻帝出批把門親臨  
陣督戰僧祐中流矢薨軍敗反者斬西門守卒以納魏軍帝  
見較如梁王蕭詧營甚見詰辱他日乃見魏僕射長孫儼謫

儉云埋金千斤於城內欲以相贈儉乃將帝入城帝因述營相  
辱狀謂儉曰向聊相誦欲言耳豈有天子自埋金乎儉乃留帝  
於主衣庫

虞熙先父死難

北史

虞伋虞熙虞世基之二子也字文化及將亂之夕伋告熙曰事  
勢已然吾將濟卿南度且得免禍同死何益熙曰棄父背君求  
生何地惑尊之懷自此訣矣及難作兄弟競請先死行刑人  
先世基殺之

百藥僥幸不死

唐書

李百藥字重規授建安郡丞至烏程江都難作沈法興李子  
通杜伏威更相滅百藥轉側寇亂中數被偽署危得不死會  
高祖遣使招伏威百藥勸朝京師既至歷陽中悔欲殺之飲

以石灰酒因大利瀕死既而宿病皆愈伏感詔書輔公祐使殺之為王雄誕保護得免公祐反授吏部侍郎或謂帝百藥與同反帝大怒及平得伏感所與公祐書乃解

劉信因國難自殺 五代史

漢高祖寢疾隱帝當立為嗣楊邠等受顧命不欲高祖後弟劉信在京師遣信就鎮信涕泣而去及邠等死信大喜謂其僚佐曰吾嘗為天無眼而使我<sub>鬱鬱</sub>鬱於此者三年矣主上孤立幾落賊手諸公可以勸我一杯矣已而聞難作信憂不能食周太祖軍變於澶州王峻遣前申州刺史馬鐸以兵巡檢許州信乃自殺周太祖即位追封信為蔡王

宋徽欽被金虜為庶人 金史

宋徽宗欽宗二帝為金所虜金太宗天會五年二月丙寅詔

降二帝為庶人六年七月乙巳以宋二庶人赴上京八月丁丑以宋二庶人素服見太祖廟遂入見于乾元殿封其父昏德公子重昏侯

四喜以迎后見殺 金史

徒單四喜宋宗皇后之弟也正大九年正月丁酉夜四喜內侍馬福惠至自歸德時河朔已失利京城猶未知二人被旨迎兩宮遂託以報捷執小黃旗以入至則奏兩宮以奉迎之意是日召二相入議二相及烏古孫奴中諫不可行四喜作色曰我奉制旨迎兩宮有敢言不行者當以別勅從事矣二相不復敢言行議遂決制旨所取兩宮柔妃裴滿氏及令人張秀蘂都轄承御湯藥皇乳母鞏國夫人等十餘人外皆放遣之又取宮中寶物馬蹄金四百枚大珠如栗黃者七

千枚生金山一龍腦板二及信瑞御璽仍許賜忠孝軍以兩宮隨行物之半壬寅太后御仁安殿出錠金及七寶金洗分賜忠孝軍是夜兩宮騎而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遲回間奴申初不欲行即承太后旨馳還發卯入京頓四喜家少頃還宮復議以是夜再往太后憊於鞍馬不能動遂止明日崔立變四喜木甲塔失不及塔失不之父咬住四喜妻完顏氏以忠孝卒九十七騎奪曹門而出將往歸德不得出轉陳州門亦為門卒所止門帥裕州防禦使阿不罕斜合已遁去經歷官完顏合住擁帥職麾門卒放塔失不等去且曰罪在我非汝等之過四喜等至歸德上驚聞兩宮何如二人奏京城軍變不及入宮上曰汝父汝妻獨得出耶下之獄皆斬於市

楊允恭結賊一得脫宋史

楊允恭家世豪富允恭少倜儻任俠宋太祖乾德中王師平蜀群盜竊發允恭縗弱冠率鄉里子弟若干于清泉鄉為賊所獲將殺之允恭曰苟活我當助爾賊素聞其豪富乃釋之陰結賊帥子日與飲博陽不勝償以財使伺賊賊將害允恭其子以告因遁去

由間始與初不飲酒

水方居其外

既來入京四歲

才須還言復議以得不於元和後德才較周不能轉

明此奉主如事本母慈子不為外人不之父兄往

告因亟去

視中七十興道輒顯不期計入貴鄉同娘親并害水恭其下  
部射文武恭行苦哉外善相爾娘親其裏富大罪之則昔  
罷歸家耕於恭縣邑陽平里子義叔于青泉縣高頭村  
耕水恭家世有清風恭心固黨主內宋太師韓忠中王平

謝水恭詩題十縣相 宋文

#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三十八

## 性行門

### 孝悌

善事父母兄長者

李充為母兄出婦

後漢

李充字大遜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  
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偽酌之曰如欲別居當醞  
酒具食請呼鄉里内外共議其事婦從充置酒饌客充於坐中  
前跪白母曰此婦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床便呵叱其  
婦逐令出門婦銜涕而去坐中驚肅罷散觴帝時徵為博士後

由間始與初不飲酒

水方居其外

既來入京四歲

少頃還言欲識以得不於元和任侍郎德才較周不能轉

明日奉主教曰吾本田裕先不為公人不之父呼住

八告因醉走

洎中十七日與道輒闕不期見入嘗與同娘親并害火恭其下  
部射文侯恭曰苦哉火善相爾娘親其豪富火舉之則吉  
覆等數十載恭數郎孫平潤里子秉執于青泉縣火娘親  
耕火恭家世有清風火恭心固難封火宋太師韓中王平

謝火恭該相十縣相 宋文

#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三十八

## 性行門

### 孝悌

善事父母兄長者

李充為母兄出婦

後漢

李充字大遜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  
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偽酌之曰如欲別居當醞  
酒具食請呼鄉里内外共議其事婦從充置酒饌客充於坐中  
前跪白母曰此婦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床便呵叱其  
婦逐令出門婦銜涕而去坐中驚肅罷散觴帝時徵為博士後

遷侍中

蕭嶷敬兄孝父南史

齊豫章文獻王蕭嶷字宣儀高帝第二子也武帝以事失旨高帝頗有代嫡之意而嶷事武帝恭悌盡禮未嘗違忤顏色故武帝友愛亦深性至孝高帝崩哭泣過度眼耳皆出盃

任昉叔父事兄南史

任昉字彥升初仕齊後為梁武帝記室參軍奉世叔父母不異嚴親事兄嫂恭謹外氏貧闊恒營奉供養祿奉所收四方餉遺皆班之親戚即日便盡

二章兄孝弟悌唐書

章全益少孤為兄全啓所鞠母病全啓刲股膾母愈全啓亡全益服斬衰斷手一指以葬不畜妻僮僕居成都四十年號章孝子

孟興孝敬金史

孟興發喪父事母孝謹母沒喪葬盡禮事兄如事其父章宗明昌三年詔賜帛十四匹粟二十石

李宗誦內行淳至宋史

李宗誦真宗時拜右諫議大夫內衛淳至事繼母符氏以孝聞二兄早世奉嫂字孤恩禮無盡與弟宗諒友愛尤至奉恩所及必先群從及沒而已子有未仕者韓宿早卒有弟無所依宗誦為表請於朝而官之勤接士類無賢不肖恂恂盡禮獎拔後進唯恐不及以是士人皆歸仰之

羊仁復聚元史

羊仁廬州廬江人世祖至元初阿朮兵南下仁家為所掠父被殺母及兄弟皆散去仁年七歲賣為汴人李子安家奴力作二

十餘年子安憐之繼為良仁踪蹟得母於潁州蒙古軍塔海家兄於睢州蒙古軍岳納家弟於邯鄲連大家皆為後尚無恙乃徧懇親故貸得鈔百錠歷諸家求贖之經營百計更六年乃得遂大小二十餘口復聚居為良孝友甚篤鄉里羨之成宗大德十一年旌其家

卜勝榮嘗痢減年元史

高郵卜勝榮母病不能藥日嘗痢以求愈尤疾禮北辰乞減已年延之並痊

孝友女於親友於兄弟者

明章愛弟敬叔

後漢

漢東平憲王蒼光武子也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為人羨須願要

帶十圍明帝甚愛重之蒼在朝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意不自安上疏歸職永平六年冬帝幸魯徵蒼從還京師明年皇太后陰氏崩既葬蒼乃歸國特賜宮人奴婢五百人布二十五萬匹及珍寶服御器物永平十一年蒼來朝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乃使手詔國中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瞻望永懷實勞我心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章帝即位饗衛士於南宮因周行掖庭池閣乃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遂命留五時衣各一襲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篋餘悉分布諸王主各有差特賜蒼書曰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歲月驚過山陵漫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間於南宮閥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

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紛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後衣服之制冬蒼來朝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帝以蒼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及大官食物珍果使持節郊迎帝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器物無不充備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荅之其後諸王入官輒以輦迎至省閣乃下蒼以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疏懇辭帝省奏寢晝薦又特賜以祕書列僕圖道術秘方至八月蒼還國手詔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踈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輿馬錢布以億萬計蒼歸疾病帝遣名醫小黃門侍疾使者冠蓋不絕於道千里傳問起居建初八年正月壬辰薨遣大鴻臚及將作使者監喪令四姓小侯

諸國王主悉奔喪賜錢前後一億布九萬匹及葬策賜鸞輶三馬龍旂九旒虎賁奉送元和三年行幸東平宮帝追念蒼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蒼陵為陳虎賁鸞輶龍旂以章顯之祠以大牢祔拜祠坐哭泣盡哀賜御劔于陵前

高悝蔬菜

晉書

高悝少孤事母以孝聞年十三值歲饑悝采蔬不厭每致甘肥於母撫幼弟以友愛稱

張弘策不食鹽菜

南史

張弘策字真簡梁文獻皇后從父弟也幼以孝聞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彊為進粥弘策乃食母所餘遭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殢性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卧

起

王元規載母妹避水南史

王元規字正範性孝事母甚謹晨昏未嘗離左右梁武帝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唯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并姑姪入船元規自執櫓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間於樹杪及水退俱獲全時人稱其至行

鄭紹叔所得歸兄南史

鄭紹叔字仲明梁武帝時爲驍騎將軍後入爲衛尉卿紹叔少孤貧事母及祖母以孝聞奉兄恭謹及居顯要糧賜所得及四方遺餉悉歸之兄室

裴脩早孤善撫弟妹北史

裴脩字元寄父駿魏太武時爲中書侍郎宋使明僧高來聘以

駿於境上勞接卒脩早孤居喪以孝聞二弟三妹並在幼弱撫養訓誨甚有義方次弟務早喪脩哀傷之感於行路愛之不姪同於已子及將異居奴婢田宅悉推與之時人以此稱焉

甄琛葬親撫弟北史

甄琛魏太和初拜中書博士遷諫議大夫以父母老常求解官扶侍故孝文授以本州長史至是乃還供養數年遭母憂服未闋復喪父琛於墳兆內手種松柏隆冬負掘水土鄉老哀之咸助加力十餘年中墳成木茂與弟僧林誓以同居沒齒

薛聰廬墓北史

薛聰字延智魏孝文太和中起家著作郎後遷侍御史遭父憂廬於墓側哭泣之聲酸感行路友于篤睦而家教甚嚴諸弟雖昏宦恒不免杖罰對之肅如也

孝芬奉叔母愛弟

北史

崔孝芬魏孝文時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哭泣哀慟絕肉蔬食容貌毀瘠見者傷之孝偉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鶴鳴而起且溫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湏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始父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既亡後孝芬等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清出入啓觀家事巨細一以諮詢每兄弟出行有獲財物尺寸以上皆入李之庫四時分賚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歲撫從弟宣伯子朗如同氣焉

秦族蔬食

北史

秦族祖白父蘿竝有至性間於閭里魏孝文帝太和中板白頰州刺史西魏文帝大統中板蘿鄜城郡守族性至孝事親竭力

及父喪哀毀過禮每一慟哭酸感行路既以母在恒抑割哀情以慰其母意四時珍羞未嘗匱乏與弟榮先復相友愛閨門之中怡怡如也尋而其母又沒哭泣無時唯飲水食菜而已終喪之後猶蔬食不入房室二十許年鄉里咸歎異之

孝師兄弟同廬父墓

北史

陸彥師字雲房少以行檢稱及長好學解屬文魏襄城王元旭引為參軍事以父艱去職哀毀殆不勝喪與兄印廬於墓次鄉人重之皆就墓側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絕兄印當襲父始平侯以彥師昆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彥師固辭而止世稱友悌孝義撫萃一門

陸印慟絕

北史

陸印字雲駒齊文宣天保初授給事黃門侍郎遷吏部郎中遭

母喪哀慕毀悴殆不勝喪遂至沈篤頓伏牀枕又成風疾第五弟搏遇疾臨終謂其兄弟曰大兄厄病如此性至慈愛搏之死日必不得使大兄知之哭泣聲必不可聞徹致有感動家人至於祖載方始告之印聞而悲痛一慟便絕

齊孝昭帝侍疾搥手出血北史

齊孝昭帝性至孝太后不豫出居南宮帝行不正履容色貶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殿去南宮五百餘步鷄鳴而去辰時方還來去徒步不乘輿輦太后所苦小增便即寢伏闇外食飲藥物盡皆躬親太后嘗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爪搥手心血流出袖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

世景孝義哀卒北史

宋世景少自脩立事親以孝聞與弟道璵下惟讀誦博覽群言

尤精經義世景友于之性過絕於人及道璵死哭之酸感行路歲餘母喪遂不勝哀而卒

薛濬遺書北史

薛濬字道頤隋文帝開皇中歷尚書考功侍郎丁母艱尋起令視事帝見其毀瘠過甚爲之改容顧群臣曰吾見薛濬哀毀不覺悲感傷懷嗟異之濬竟不勝喪病且卒其弟謨時爲晉王府兵曹參軍事在揚州濬遺書於謨曰吾以不造幼丁艱酷窮游約處屢絕筆牘懶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獲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不憚艱遠從師就業欲罷不能砥行礪心困而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成自釋來登朝于茲二十三年矣兄弟俱被奪情苦廬靡申哀訴是用叩心泣血寶氣摧魂者也既而創鉅饗深不勝荼毒啓手啓足幸及全歸使夫死

而有知得從先人於地下矣但念爾伶俜宦遠在邊服顧此  
恨恨如何可言適已有書與汝面訣忍死待汝已歷一旬  
汝既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為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書成  
而絕有司以聞文帝為之脣涕降使齋冊書弔祭濬性清儉死  
日家無遺財

韓王喪毀 唐書

韓王元嘉高祖之子也年十五聞太妃宇文昭儀病涕泣不食  
居喪毀甚與弟靈夔友愛燕見終日如布衣禮閨門脩整當世  
稱之

劉審禮同居 唐書

劉審禮少喪母為祖母元所養隋末大亂道不通審禮尚少自  
鄉里負祖母度江轉側避地及天下平西入長安元每疾病必  
辭讓其弟不聽見父執必感泗滂泣事繼母尤謹與弟延景為  
聞友得祿多資之而妻子執寒苦晏如也再從皆同居合二百  
口内外無間言

陳集原嘔血讓貲 唐書

陳集原世為酋長父龍樹為欽州刺史有疾集原輒不食及亡  
嘔血數升即塋作廬盡以田貲讓兄弟里人高之武后時歷右  
豹韜衛大將軍

陸趙璧代兄認罪 唐書

陸南金仕為太常奉禮郎玄宗開元初少卿盧崇道抵罪徙嶺  
南逃還東都南金居母喪崇道偽稱吊客入而道其情南金匿

之俄為讎人跡告詔侍御史王旭捕按南金當重法第趙璧詣旭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第自誣不情旭恠之趙璧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旭驚上狀帝皆宥之

李光進讓弟主家唐書

李光進憲宗時為振武節度使有至性居母喪三年不歸寢弟光顏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籍貲貯納管鑰於叔光進命反之曰婦逮事姑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

陳饒奴居喪食弟唐書

陳饒奴年十二親併亡窶弱居喪又歲飢或教其分弟妹可全性命饒奴流涕身丐訴相全養刺史李復異之給資諸署其門

曰孝友童子

肅之廬墓育孤見稱宋史

李肅之子公儀神宗元豐二年為樞密承旨加龍圖閣直學士內行脩飭母喪廬墓三年不入城郭季弟承之生而孤鞠育誨導至於成人遂相繼為侍從帝稱其一門忠孝

布魯海牙迎母愛弟元史

布魯海牙世祖時歷遷至順德等路宣慰使布魯海牙性孝友造大宅於燕京自畏吾國迎母來居事之得祿不入私室幼時叔父阿里普海牙欺之盡有其產及貴顯築室宅旁迎阿里普海牙居之弟益特恩海牙以宿憾為言常慰諭之終無間言帝嘗賜以太府綾絹五千匹絲絮相等弟十四之一納其國賦盡與之無吝色

劉廷讓棄子扶抱母弟元史

劉廷讓大寧武平人文宗至順初北方兵起民被殺掠廷讓挈家避山中有幼弟方乳母王氏置于懷兵急廷讓乃弃已子一手抱幼弟一手扶母疾驅得免事聞旌之

郭全事母撫弟元史

郭全遼陽人幼喪母哀戚如成人及壯父庭玉又卒居廬三載啜粥面墨事繼母唐古氏甚孝唐古氏生四子皆幼全躬耕以養既長娶婦各求分財異居全不能止凡田廬器物悉自取朽弊者奉唐古氏以居甘旨無乏唐古氏卒全年六十餘哀痛毀瘠廬其墓終喪

劉德撫弟養母元史

劉德奉元人父娶後妻何氏德事之如母生家貧傭工取直寸

錢尺帛皆上之四弟並何出德撫愛尤密四年五十未娶稱績得錢先為弟求婦諸弟亦化其德一門鵠然鄉里稱為劉佛子

扈鐸喪伯父撫從弟元史

扈鐸汴梁蘭陽人蚤孤育於伯父及壯事伯父如所生伯父老無子鐸為買妾歲餘產一女其妾性頗不慧熟寐壓女死久之伯父卒鐸喪之甚哀遺腹生一男鐸懲前失告其母及妻妹護視之已復廬戶外中夜審密不敢安寢弟不能食常自抱哺與同卧起十年不少怠弟有疾鐸夜稽顙星斗哀禱曰天不伐余家鐸父子間可去一人勿喪吾弟使伯父無後也明日弟愈母卒哀毀踰禮廬于墓側不理家事宗族勸之歸鐸曰今歲凶多盜吾家雖貧安知墓中無可欲乎倘驚吾親之靈雖生何為卒守廬不去

孝義 孝於親而能行義者

王沉事從叔如父

晉書

王沉少孤養於從叔司空昶事昶如父奉繼母寡嫂以孝義稱  
魏高貴鄉公正元中遷中書黃門侍郎

應詹毀頓委財

晉書

應詹字思遠幼孤為祖母所養年十餘歲祖母又終居喪毀頓  
杖而後起家富於財年又稚弱乃請族人共居委以資財情若  
至親遂以孝友聞于世後鎮南將軍山簡假詹都督五郡軍事  
會蜀賊杜疇作亂來攻詹力戰摧之元帝假詹建武將軍

許昭先叔葬舅

南史

許昭先義興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二十許

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訴無日在家餉饋筆之莫非珍新資  
產既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謗子倦怠唯昭先無有懈息如是七  
載宋文帝時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釋昭先舅  
夫妻並疫病死亡家貧無以殯送昭先賣衣物以營殯葬舅子  
三人並幼贍護皆得成長昭先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役竭力致  
養甘旨必從宗黨嘉其孝行

劉懷慰服親喪撫弟妹

南史

劉懷慰字彥泰仕宋為尚書翟郎父亡持喪不食醯醬冬日  
不用絮衣養孤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義

僧遠事母養伯父

南史

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也居父喪至孝事母及伯父甚謹年饑僧  
遠省殮減食以養母及伯父兄弟亡貧無葬身自販貼與隣里

供歛送終之費躬負土手種松柏兄姊未婚嫁乃自賣為之成禮名聞郡縣齊高帝即位遣散騎常侍虞炎等十二部使表列僧徒等二十三人詔並表門閭蠲租稅

劉靈哲贖姪龍父爵南史

劉靈哲字文明齊高帝建元元年位齊郡太守前軍將軍嫡母崔氏及兄子景煥泰始中為魏所獲為布衣不聽樂及父懷珍卒當襲爵靈哲固辭以兄子在魏存亡未測無容越當茅土朝廷義之靈哲領產贖母及景煥累年不能得武帝哀之令北使者請之魏人送以還南襲懷珍封爵靈哲位兗州刺史隆昌元年卒

朱氏互讎隙南史

朱昭之以學解稱於鄉子謙之以義烈知名年數歲所生母亡

昭之假葬於田側為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姊密語之曰  
之雖小便哀感如持喪長不省葬齊永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  
自繫縣令申靈勑表上之齊武帝嘉其義慮相報復乃遣謙之  
隨曹武西行將發幼方于擇於津陽門伺殺謙之兄巽之  
又刺殺擇有司以聞武帝曰此皆是義事不可不聞悉赦之吳  
興沈覲聞而歎曰弟死於孝兄徇於義孝友之節萃此一門

張緬不私蓄積南史

張緬字元長齊武帝時拜太子洗馬中舍人緬母劉氏以父沒家貧葬禮有關遠終身不居正室不適子入官府緬在郡所得俸祿不敢用至乃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並供之母振遺親屬雖累載所蓄一朝隨盡緬私室常閑然如貧素者累遷豫章內史緬為政任恩惠不設鉤距吏人化其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

數十年未有也

張融為父報恩南史

張融字思光齊武帝永明八年司徒兼右長史竟陵張欣時  
為諸暨令坐罪當死欣時父暢世討宋南譙王義宣官軍欲殺  
融父暢與世以袍覆暢而坐之以此得免興世卒融著高履為  
貧士成墳至是融啓竟陵王子良乞欣時死子良答曰此乃是  
長史事恐朝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遷黃門郎太子中庶  
子司徒左長史融有孝義忌月三旬不聽樂事嫂甚謹父暢臨  
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必不同將見殺緣司馬竺超人得  
活爾等必報其子後超人孫徽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弔之悉脫  
衣以為贈披牛被而反常以口事微豫章王嶷竟陵王子良薨  
自以身經佐吏哭輒盡慟

植之盡喪禮於君父南史

嚴植之字孝源徧習經傳性惇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薄人  
憂因菜食二十三載仕齊為廣漢王國右常侍仍侍王讀及王  
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歟徒跣送喪墓所為起塚  
葬畢乃還當時義之

韓靈敏葬母養嫂南史

齊韓靈敏會稽剡人也早孤與兄靈珍並有孝性母尋亡家貧  
無以營凶兄弟共種瓜朝採瓜子暮已復生遂辦葬事靈珍亡  
無子妻朝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其志未嘗告歸靈敏事之如  
母

顧協終喪晚娶南史

顧協字正禮少清介有志操梁武帝時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

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  
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及為舍人同官  
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  
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  
絕於饋遺自丁鄭憂遂終身布衣蔬食少時將聘舅息女未成  
昏而協母亡免喪不復娶年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  
之晚雖判合卒無胤嗣

宋遊道雪冤迎葬

北史

宋游道父季預魏孝明帝時位渤海太守遊道弱冠隨父在郡  
父亡吏人贈遺一無所受事母以孝聞與叔父別居叔父為奴  
誣以構逐遊道誘令返雪而殺之魏廣陽王深北伐清烏桓曹  
及燕定州刺史又以為虜廣陽為葛洪所殺元徽誣其降賊

收歸妻子遊道為訴得釋與廣陽子迎喪返葬中尉顧善

真氣節引為殿中侍御史

盧柔養叔母如己親

北史

盧柔字子剛魏孝武時為行臺郎中柔少孤為叔母所養撫  
視甚於其子柔盡心溫清有同己親親族歎重之

蕭蒲離不力學報親

遼史

蕭蒲離不字接懶父母蚤喪鞠于祖父兀古匿性孝悌年十三  
兀古匿卒自以早失怙恃復遭祖喪哀毀踰禮族里嘉歎嘗謂  
人曰我於親不得終養今誰為訓者苟不自勉何以報鞠育恩  
自是力學於文藝無不精末帝乾統間以兀古匿之故召之不  
應常與親識游獵山水奉養無長物僕隸欣欣如也

戚同文孝親義師

宋史

戚同文字同文世為儒幼孤祖母携育於外氏奉養以孝聞祖母卒晝夜哀號不食數日鄰里為之感動始聞邑人楊旼教授生徒日過其學舍因授禮記隨即成誦日諷一卷慤異而留之不終歲畢誦五經慤即妻以女弟自是彌益勤勵讀書累年不解帶時晉末喪亂絕意操仕且思見混一遂以同文為名字慤嘗勉之仕同文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仕慤依將軍趙直家遇疾不起以家事託同文同文即為葬三世數喪直復厚加禮待為築室聚徒請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六十人大祖建隆三年累官職方郎中致仕卒

趙宗悌繪母施財宋史

趙宗悌字元發太宗子漢王元佐孫也輕財好施故相王氏子持父所服帶求質錢宗悌惻然曰宰相子一至是乎歸帶而與貌繪而奉之如生

劉潛夫婦哀視而絕宋史

劉潛字仲方曹州定陶人少卓逸有大志好為古文以進士起家知蓬萊縣代還過鄆州聞母暴疾亟歸母死潛一慟遂絕其妻復撫潛大號而死時人傷之曰子死于孝妻死于義

顏詡事親睦族宋史

顏詡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一門千指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長輯睦匪架無主厨饌不異義居數十年終日怡愉家人不見其喜愠年七十餘卒

趙一德思親報主元史

趙一德龍興新建人世祖至元十二年國兵南伐被俘至燕為鄭留守家奴歷事三世號忠幹武宗至大元年一日拜請於其主鄭阿思蘭及其母澤國太夫人曰一德自去父母得全生依門下者三十餘年矣故鄉萬里未獲歸省雖思慕刻骨未嘗敢言今父母已老脫有不幸則永為天地間罪人矣因伏地涕泣不能起阿思蘭母子皆感動許之歸期一歲而返一德至家父兄已沒惟母在年八十餘一德卜地葬二柩畢欲少留事母懼得罪如期還燕阿思蘭母子嘆曰彼賤隸乃能是吾可不成其孝乎即製券紙為良一德將辭歸會阿思蘭以冤被誅詔簿錄其家群奴各亡去一德獨奮曰主家有禍吾忍同路人耶即留不去與張錦蓮詣中書訴枉狀得昭雪還其所籍太夫人勞一德曰當更藉吾家時親戚不相顧汝獨冒險以白吾枉疾風勁

早熟之今吾家業既喪而復存者皆汝力也吾何以報汝因分美田廬遠之一德謝曰一德雖鄙人非有利於是也重哀吾主無罪而受戮故留以報主今老母八十餘得歸侍養主之賜已厚矣何以田廬為遂不受而去仁宗皇慶元年旌其門

烏古孫澤夫妻孝義元史

烏古孫澤字潤甫武宗至大元年改福建廉訪使有德於閩閩人安之以母年八十求歸養長沙歲餘母喪澤以哀毀卒妻杜以夫死飲食不入口者十有三日不死乃復食

長壽兄弟孝義元史

長壽父帖住官平章政事生五子長山壽早世次即長壽次永壽福壽忙古海牙元統間帖住歿長壽哀毀盡禮服闋嘗嘆叙與弟羅拜母前曰吾父廉貧諸弟未有所立願以職讓永壽永

壽讓福壽福壽曰二兄能讓福壽獨不能耶以讓忙古海牙母從之忙古海牙遂告蔭為太禧宗禋院神御殿侍禮佐郎階奉議大夫兄弟奉母尤篤邦間美之武宗至大間河中梁外僧親喪廬墓兄那海為與魯官自以嘗遠仕不得養其親即棄職舉外僧代之人稱外僧能孝那海能義又有畏吾氏春秋及濠州高中嘉定武進皆以侍親不願仕以祖父蔭讓叔父昆弟云

元善葬祖父母弟姪元史

元善大名人父有昆弟五人因貧流散江淮久之遂客死武宗至大四年善往尋其骸骨并迎弟姪等一十五喪而歸改葬祖父母以諸喪序列祔於望沙州縣以聞旌其家

張起巖養親葬族元史

張起巖字夢臣順帝時為臺侍御史性孝友少處窮約下帷

孝授躬致采百里外以養父母撫弟如石教之宦學無不備至舉親族弗克葬計二十餘喪且買田以給其祭凡獲俸賜必與故人賓客共之卒之日廩無餘粟家無餘財

朱汝諧歸兄養叔父元史

朱汝諧父子明嘗命與兄汝弼別產子明卒汝弼家盡廢汝諧泣請共居仲父子昭子玉貧病汝諧迎至家奉湯藥甘旨甚謹後卒喪葬盡禮鄉人賢之州縣各以名聞表其閭

訾言汝道奉親讓產元史

訾汝道德州齊河人父興卒居喪以孝聞母高氏治家嚴汝道承順甚恭母嘗寢疾晝夜不去側一日母屏人授以金珠若干曰汝素孝室無私蓄我一旦不諱此物非汝有矣可善藏之母令他兄弟知也汝道泣拜曰吾父母起艱難成家業今田宅牛

羊已多汝道恨無以報大恩尚敢受此以重不孝之罪乎竟辭之母卒哀毀終喪不御酒肉性尤友愛二弟將析居汝道悉以美田廬讓之二弟早世撫諸孤如己子鄉人劉顯等貧無以為生汝道割己田各畀之使食其租終身里中嘗大疫有食瓜得汗而愈者汝道即多市瓜及携米厯戶饋之或曰癟氣能染人勿入也不聽益周行問所苦然卒無恙有死者復贈以搘櫈人咸感之嘗出來粟不貸人至秋蝗食稼人無以償汝道聚其券焚之縣令李讓為請旌其家

何從義葬族養親

元史

何從義延安洛川人祖良祖母李氏偕亡從義廬於墓側旦夕哀慕不脫絰帶不食菜果惟啖蔬食而已事父世榮母王氏孝養尤至伯祖溫伯祖母郝氏叔祖恭叔祖母賀氏叔祖讓叔祖

母姜氏叔父珍叔母光氏皆無子比其亡也從義咸為治葬纂高墳祭奠以禮時人義之

非禮行孝 不以正禮行孝道者

蕭綜發冢認父

南史

梁豫章王蕭綜天監三年為南徐州刺史母吳淑媛嘗與綜言汝七月而生本齊東昏之子也及至州政刑酷暴又有勇力制及奔馬擣殺駒犢常陰服微行著烏絲布帽夜出無有期度招引道士深求數術性聰敏多通每武帝有敕疏至輒忿恚形於顏色帝弗之知也徐州所有棟樹並令斬殺以帝小名練故累致意在西州於別室歲時設席祠齊氏七廟又累微行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滲死者骨滲即

為父子緣乃私發齊東昏墓出其骨瀝血試之既有徵矣在西州生次男月餘日潛殺之既瘞夜遣人發取其骨又試之其酷忍如此

張進昭截腕徇葬唐書

張進昭母患狐刺左手墮而終及殯進昭截左腕廬于墓

兄弟和穆相敬愛者

## 友愛

伋壽爭死史記

魯桓公十六年衛宣公夫人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而令右公子傳之公為太子取齊女宣公見其美說而自取是為宣姜更為太子取他女立姜生子壽子朔今左公子傳之宣姜與朔共母姜之妹父叔氏母姜使叔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母姜及妹父叔氏母姜使叔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

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壽知之止伋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乃竊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盜見其驗即殺壽伋至謂盜曰所當殺力我也盜并殺伋以報宣公宣公乃以子朔為太子

陳伯愛弟去婦前漢

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親家生產曰亦食糠穀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遂其婦仕高祖後封曲逆侯

卜式讓財與弟前漢

卜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畜羊百餘頭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屋式輒復

分與其弟武帝時召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

劉紂哭弟而卒後漢

劉紂楚孝王之後王莽時廢為庶人因家彭城其家積累仁義而紂尤慤篤早失母同產弟原鄉侯平尚幼親自鞠養常與共卧起飲食及成人未嘗離左右平病卒紂哭泣歟血數月亦卒

王琳請先弟死後漢

汝南王琳巨尉者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遭大亂百姓奔逃唯琳兄弟獨守塚廬號泣不絕更始時弟季出遇赤眉將為所哺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遣

光武悼兄後漢

漢光武與兄劉縯字伯升起兵興復更始以縯為大司徒光武為太常偏將軍縯為更始所害光武馳誼宛謝司徒官屬迎弔

光武難交私語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自縯敗光武不敢顯其悲戚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

許武推財與二弟後漢

許武漢光武建武中會稽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以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禁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推與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稱之

馬援敬兄嫂後漢

馬援字文淵兄况卒援行服朞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光武時拜伏波將軍封新息侯

趙孝讓肥後漢

趙孝遭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糒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衆異之遂不害明帝素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

馬援服從兄心喪三年後漢

馬援字伯威援之族孫也少孤依從兄毅共居業恩猶同產毅卒無子援心喪三年章帝建初中仕功曹後遷廣陵太守

漢和帝愛弟後漢

清河王慶章帝子也母宋貴人為竇后所妬誣以祝詛遂飲藥

死慶年幼而知避嫌畏禍士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勅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及太子即位是為和帝待慶尤渥諸王莫得為比後慶以長別居丙舍帝移幸北宮章德殿慶得入省宿止帝將誅竇氏欲得外戚傳懼左右不敢使乃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及大將軍竇憲誅慶出居邸賜奴婢三百人與馬錢帛帷帳珍寶玩好充仞其第慶多破病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所以垂意甚備及帝崩慶號泣前殿嘔血數升因以發病

繆彤化婦後漢

繆彤字豫公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鬭爭之言彤深懷憤歎乃掩戶自撻曰繆彤汝脩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柰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

婦聞之懸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安帝時為中车令

薛包振給弟子後漢

薛包性至孝弟子求分財與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父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振給安帝時特徵拜侍中

楊厚愛兄託疾感母後漢

楊厚字仲桓厚母初與前妻子楊博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乃託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瞿然改意思養加篤順帝永建中徵拜議郎遷侍中

姜肱遇盜兄弟爭死後漢

姜肱字伯淮家世名族常與弟季江同滴野為賊劫其衣物欲殺其兄弟肱謂盜曰弟年幼父母所憐愍久未娉娶自濟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兄令盜戢刀曰二君賢人吾等不良妄相侵犯棄物而去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悔桓帝時聘不就後終於家

姜肱兄弟同寢後漢

姜肱字伯淮家世名族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兄弟常同被而不入房室卧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桓帝時聘不就後終於家

孔融兄弟爭死魏書

孔融字文舉少時張儉以忠正為中常侍侯覽所忿侯覽刻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孔褒有舊亡投褒遇褒出時融年十六

儉以其少不告也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舍藏之後事泄相國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匿時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當坐之兄弟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書令褒坐焉融由是名震遠近曹操時以融領青州刺史

張範以子易姪魏書

張範字公儀弟承字公先範子陵及承子戢為山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謝曰諸子名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戢之小請以陵易之時義其言悉以還範魏太祖曹操自荊州還以範為議郎然承督軍事

嵇紹撫從子如親生晉書

嵇紹字延祖魏侍中大夫康之子也武帝時為祕書丞後轉為

侍中卒紹誕於行已不飾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不雜與嵇含等五人共居撫卹如所同生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次畢三年者三十餘人

庾袞侍兄疫疾晉書

庾袞字叔襄少履勤儉篤厚好問事親以孝稱晉武帝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癟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侍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始知疫癟之不相染也母終服喪居于墓側察孝廉舉秀才皆不就

顏含開棺事兄晉書

顏含字弘都少有操行以孝聞兄顏畿晉武帝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施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旋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湏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頑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含淳行贈以甘旨含謝而不受或問其故答曰病者綿昧生理未全既不能

追呼又未識人惠若當謬留豈施者之意也畿竟不起

徐苗善撫孤遺

晉書

徐苗字叔胄弟貢患口癰膿潰苗為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慈愛聞于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便輟耕助營棺槨門生亡於家即斂於講堂其行已純至類皆如此郡察孝廉辟從事並不就

周顓不責弟過

晉書

周顓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顓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然蠟燭投之顓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顓嚴父爵武城侯拜祕書郎累遷尚書吏部郎元帝太興初更拜太子少傅尚書如故

孫晷躬侍兄疾

晉書